

228654

城都工學府圖書印

卷一三七三

宋字

卷一三七三

宋字

卷一三七三

宋字

永樂大典

百二十七



72
00
T.12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一送

宋文帝七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顓罷
軍至東雍州魏於用顓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求心縱
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
皆赴汾水死後周史薛安都傳諸薛家子河東汾陰世多強族其族人安
都先據弘農棄城來奔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年所之北
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華水城自鄆濟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
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
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傳從中顓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時子
顓顓趙王會顓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
日之遙秦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薛永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
長安庚辰至戲水戲水在王顓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此年修軍無所獲
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盤屋盤屋在長安歷陳倉還如雍城

蘇於周都下同所遇誅民與吳蓋吳通謀者已授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
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使吳更翻下以吳為都督關隴諸軍事
雍州刺史北地公使蘇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為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
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
貢亦淹阻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叔父少文
為尚不仕諸子雖從業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好作射獵常言願乘長風
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慤
為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
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朱梧縣界漢以來屬
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朱梧曰漢日南郡治朱梧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
邑國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所者交州刺史有陽邁執之和之
乃遣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注區粟水出日南盧公縣區粟
城南高山東延區粟城北林邑兵與戰具悉在城上時即亮朝陽邁遣其
將范毗沙達款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
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濫手許弘明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濫虛誕為世
費害宜悉除之又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欲從官酒從官入其

定欲以爲誦說才可謂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
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來誅闍寺沙門聞其財產大得醢其及州
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有式又誦又爲窟室以匿婦女窟者音翻
活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輪前誦帝從之冠諫之與浩固爭
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灋魏
主世孫太子居守改謂平賊爲留臺下避諱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
僞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是上美惡先好之至相爭始事子
者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日
無常主不辨白黑謂之誑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爲丘墟
爾窮之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義農之治治五久翻其一切盡除滅其
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
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去見呂翻有司宣告征鎮
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阮之十時
誦誦長知兩翻太子是素好佛灋好中到翻屢誅不聽乃縱宣詔書使遠
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觀境者無
復才遺後扶人翻胡實管見佛灋虛誕爲世害害謂之言似矣斯浩本

晉深讀佛書也。破其尸牘未易知。與史未審窮。則未易新。而稽極之地未
易到也。豈老莊所得徹哉。又况冠讓之國靡異經。乃虛誕之尤者。正望靈
所訂正。而浩奪欲取此。烏在其智也。又況壇場。豈廟會。月飯數千人。作靜
輪宮極其崇焉。財力萬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費害。又何異乎。其
下諸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上自以為非常之人。而指漢明為羨慕。
安知非浩所作侈大之辭也。夫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冠
讓之之惑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來克復之序。人君脩
德。正己於上。公卿大臣誨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
科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候之以久。則事不驟而政必成矣。夫天地之
化。可謂遠矣。其為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為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
之遠。故其革之難。為之豫。故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殺伐而
行之。是以不殺伐而樂復生焉。在易革之義曰。己日乃孚。言不可遽也。文
明吉。蓋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魏主徒長
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運至洛水。分軍誅李閭叛羌。太原顏白鹿和人
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而徙者。倫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中。
太尉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一年。到齊南泰山為太原郡。境屬青州。為

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柱驤使其歸。誠魏人。送白狼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魏主女杜氏。故謂驤為外家。使崔浩作書與驤。且命永

昌王仁、高渠王那將兵迎驤。攻冀州刺史中恬於歷城。杜驤遣其府司馬夏庚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河

之東也。殺掠甚衆。北還騷動。考吳四。不夫帝紀。三月。索虜元元樓青生。刺文中恬。破之。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禽劉義隆所王章。冬

金鄉王興遣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渠王那至濟南。索平陵遣其民六千

餘家於河北。蓋永魏各懷秦劉之月。當之月。索索虜傳人云。索破持太原

得四十餘只。蓋魏人參謀其數。故不同耳。帝以魏寇為憂。諮訪群臣。御史

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

講和親之約。今欲遠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

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時。守乎朝。使與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使。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要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曹孫。謂中孫孫也。何者。斥候之聲。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策。

要而歸之。其策有曰：一曰移遠就近。今首克薛氏及冀州折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境之南，以實內地。此乃其計。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編牛為車五百兩，以載糧械。四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兩。五曰令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伏，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有伏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五曰伏兵自營，偏使精新，弓鋒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薛氏等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也，清濟近郡，亦自徐州所領。諸偏部及三吳，近在界城之下，資濟于寇，則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已。古人以戰合，因民所利導而帥之，此乃其計。六曰兵彊而敵不暇圖富，而民不勞死於優復隊伍。後方日，胡生食糧，粟者不可同年而較矣。魏金城邊固天水，渠會與奉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及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是羌萬餘人，休官者各二萬餘人，休官者各二萬，皆起兵應國，會救文擊固折之，餘衆推會

為主。與敕文相攻。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丁未大赦。仇池人李
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爾我者宜
先殺洪。會誘洪斬之。洪。音。應。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
陣騎赴上邽。上邽。音。吐。口。東。縣。名。在。秦。州。南。未至會奔東城走。敕文先據重塹於外
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收。關。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江
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也。松多川水經其北。
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復。以。入。朝。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梁王那
督北道諸軍討之。北道諸軍謂兵分也。故安以此者。懷和之等叛。區粟
斬范扶龍乘勝入衆濟。衆濟。即。臨。夏。水。也。在。秦。州。南。秦地王亦乘勝入衆濟。衆濟。即。臨。夏。水。也。在。秦。州。南。秦地王亦乘勝入衆濟。衆濟。即。臨。夏。水。也。在。秦。州。南。
魏主遣兵討之。宗越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額。虎
額前毛大如手。周雅英曰。魏天子傳說地日走五百里。其馬如最猛。雖虎
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泥自塗數尺。數數噴鼻。偶立。師子立搏而殺之。乃
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林邑。在。越。南。

新治典中在奇洛縣阿齊濟而北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
在五月當是六月實惟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
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褐蕭然傳音弗傳謝張嗣振此
名胡寅嘗見宗慤其以爲史所爲者乎天則無可成者以意爲事爲
人所謂也故宗慤并羞之顧非不貴而恥爲此蓋亦無行貴矣若宗
範者非則而無德則室而不采皆可以爲賢矣則神武大功而以財自誇
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益可尚矣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發
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見免難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又
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轅上塞圍魏郡平賊置司於代縣宋白
曰唐雲州當平即走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唐書曠野子宏翻帝
築北隄立玄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
北十里魏穆曰湖今馬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秋七月辛未以散
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晚避晉亂居河西仕
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
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僉荒遇之徐勣謂朝人呼北
人爲僉荒言其自前代來也雖後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

金日磾以恨今無復此輩人後漢書金日磾傳。但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重者良但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表。日磾細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煩其薄直以南度不早使以荒僭賜賸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乃起登內侍齒列名賢金日磾傳。元二十三年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復其二叔諸將欲送諸平城長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俠時即毛細。伏人長利張也平時猶不可忽况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復之若得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為害斷丁字細。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為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投而更遣之若遂往不送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焉諸君任之馬于陽關注音去。高涼王那亦以侯計為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欲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兵首來傳諸平城何相史細傳知悉細人且悉細。考吳叔家索傳云。晉各人吳

自攻之，為漢人所中死。吳昔生卒未入本西山。尋復敗散。今復魏書。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侯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眾萬餘人反。魏主以侯威恩著於關中，便加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復伐吳，下復還，復還同。謂侯曰：關中奉化日淺，魏主十夏始得聞下恩信，未洽。吏民數為逆亂，數有叛。今朕以重兵投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大將劉超當自以方略取之。侯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為無能為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眾，猶無降意。侯乃諱其帳下親往見超，訪音問。降戶江朝，時請曰：車超使人逆謂侯曰：從者過三百人。侯才用，超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侯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即見超。所寄車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還石室，超又知子頃之侯，復還散死士五百人出獵。復伐吳，因詣超。超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子頃及超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侯還，為外都大官。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五年吐谷渾西葬。

史記釋文卷之六 魏紀 魏主徵侯還，為外都大官。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五年吐谷渾西葬。

汾水狀云切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窮後絕掉使丁切推也。依也。又使
平切戲水在宗北新豐東或作戲。屬後絕。盤屋山西曰盤水曲曰屋。因

山水之曲以爲隄石在石隄風。東後絕。紐女九切。結也。赤也。林邑海南
夷類也。其地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雲界。飲於紫切。醴具士亮切。醴

器也。駘馬。莫煩切。鹽徒浪切。跡除也。子遺居列切。詩曰。靡有子遺。謂無
遺餘也。登陴。煩切。城上女牆也。鼓譟。蘇利切。率中之。暴偶作平切。暴

某而北偶也。耦牛。王口切。耕牛百兩半數。信宿。並如字。春秋左傳。凡
陣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通信爲次。蘇古羊切。薪。休官屠各音。陳如切。

即休音胡也。握其月切。穿也。得也。擣。壯劣切。振也。之。德名。儒荒信。細折
切。亦作握。英人罵人曰。實。實。實。傳曰。國制。擣。擣。音。均云。孔。金。日。辟

至時。句。叔。休。唐王之子。賜姓金氏。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三年。魏主軍
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墨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又。楊。又

曰。汾水出汾陽北山。秦。按。史。竭止。能言汾水發源之地。不知自永宗舉
家赴汾水而死。其地不在太原汾陽界。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東

而過晉陽。魏陽。大陵。平陶。等縣。南入河東界。過水。要。揚。平陽。等縣。又。南
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而流。經。縣。縣。故。城。北。左。傳。所。謂。晉。鄆。新。田。有

汾澮以溪其懸音也。人而遙觀止平郡南宋雍州治所也。太和甲雍州
 立郡。東雍州南之汾水。乃薛永宋家起水疾。漢書地理志曰。汾水出
 汾陽北山。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而入平河。千三百四十里之汾水。
 或源或委。當隨地註釋。名後數有別。趙完壁源委射音反。頭音魚室反。
 雅大聲倬音仗了反。倬也。紐音女九反。結也。系也。林邑王通音吳邦反。
 其石。宗慤音確。昆音昆。疑音仁。安也。沙門僧也。飲從止去聲。闔守闔音
 立釀爭去聲。汾。眩音州。殊之。鞠為丘墟。鞠音旬。唯音去魚反。詩小雅
 曰。鞠為茂草。注云。鞠音也。唯。大丘也。遷去音丘。台反。除也。浮圖佛也。晃
 音胡廣反。李潤。殊名。我外家也。世祖母姓杜氏。衛霍爾音實。去病。漢武
 帝時。征北大將也。淮泗謂當廣。胡也。於淮泗之地。羸儲羸音盈。餘也。儲
 音除。積也。巨大也。曹孫曹孫。孫權。結音結。治也。大峴音胡典反。山名。在
 襄陽。佃音殿。營何。纂偶二字為偶。孫音孫。前音。清濟音子。懷反。二水名。
 戒說文曰。防意曰戒。優復音方目反。不獲賦也。上郢音支。孫名。漢蜀隴
 西郡。格相殿也。以具裝被象被。音皮。義反。下文。二十七。年十一月云。薛
 安都脫兜鍪。解鎧馬。去其裝。又齊高祖紀云。編皮馬為具裝。櫛說
 文櫛也。櫛限也。近王咸各五百里曰櫛。櫛音限。直也。任張氏涼州牧張

執父子也。僖荒吳人謂中州人曰僖荒荒服也。人北齊神武紀云魏孝昌中山胡劉嘉升稱天子居雲陽宮西土歲被其害謂之胡荒。胡音于救反。度也。圍音路養馬者。嘿然同。愷音至。休也。任之任平聲。當也。伺音四。候也。民數音胡呼音久。改反。叶也。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癸未魏主如中山。魏師之克敦煌也。敦

輝富什好賊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渠牧犍使人所開府庫沮子金翻提居言翻取金玉及寶器固不復開。後提人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

之有司索盜不獲。索山衣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最沮渠

翻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况復姊妹皆學左道。謂

學其無識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沮降事見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

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諡曰哀王。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傳也。將

所亮胡扶風公處真等八人。癸丑呂胡生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見二百二

十一卷民多窮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夏王雅知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

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耶復使人翻若今制遂行

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康既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

戒之謂才父酬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胡藩家子豫章

欲奉前彭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過工

本朝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陰王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

異曰宋索隱傳曰康所任屠蘇為疾雷所擊屠蘇側見壓殆死左右皆號

水經注是水出隴西允道東南源遠宕昌城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

東遠段虛城西招誘氏羌武都等五都氏皆附之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

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音通

史補釋文敦煌音七。郡名。唐初曰敦。大。煌。城也。沮渠牧健拔。渠馬切。沮渠姓也。其先為匈奴左沮渠之官。因以為氏。素米也。守藏才深切守庫

藏者左道禮記口。魏左道以亂衆。校無教。鄭康成注云。左道。若王臣也。衆貝得蓋切。海介孫也。古者象形。以貨具而資龜。請責說文。魏說也。通

作恩。趙完璧源委如中如佳也。敦煌音。縣。所音的。昭儀牧健拔。第宅也。當去聲。衆貝。錢名。前漢食貨志注云。流行如衆也。估貨。估音古

且也。酤音胡甘反。樂也。楊文德。武郡氏王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聘諸軍擊之。將即亮翻。神清曰。東

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餘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道從宜翻。又如字。初保宗將叛。任宗數魏。見上卷二十一年。公主勸之。

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宋元則之也。二月癸卯。魏主如定

州。罷塞園役者。華蓋園。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河西。當作西河。閏月己酉。帝大蒐

于宣武場。是歲徵洛郡之制。蔡宣武。洛陽臺城北。初劉湛既誅。湛深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度炳之。遂見寵。任宗遣吏部尚書。蔡頌朝野。炳之

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訾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
選部。明制。好。字。推。翻。應。為。孤。翻。炳。之。留。今。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今。又。字。
 省中文學。不當宿尚書私家。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
 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驥。無不乞。選用不平。不可一
 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
 賊一事耳。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少。所。范。翻。縱。不。加。罪。故。宜
 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陽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
 授。復欲入朝。引月詩。赫赫尹尹。以論其罪。然詩所謂尹尹者。乃太師尹氏
 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為治。漢宣帝詔曰。有
 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直。史。翻。臣。昔。啓。范。曄。事。見。一。百。二
 十三卷。十七年。亦懼犯顏。苟白惡懷。尤死不悔。言。苟。惡。懷。所。欲。以。者。雖。冒
 死。猶。將。言。之。而。不。悔。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指。秦。昔。翻。受。貨。數。百。萬。
 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為丹陽尹。彭城
 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魏人南寇。水行自清入河。陸行自梁城
 取丘。皆湊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
 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為鄆善王。從